

重温一段旧影

谭然

在我刚开始对旧时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时候，电视里播放过一个采访朱家溍先生的影片，其中拍了朱先生的生活环境，接财神，写春帖，给长辈拜年，以及除夕次日接电话谈春晚戏曲节目等镜头。但时间太久，已经记不清具体的名称和细节。近年网络上陆续能搜到有关朱先生的一些录像，大多和戏曲有关，我很喜欢，也推荐给朋友看。余生也晚，没有机会向朱先生当面请教。因为我二〇〇三年秋天中学毕业刚到北京时，才过了一两个礼拜，便在报纸上看到朱先生逝世的消息，当时突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心情，至今还很深刻。

在去北京之前，我的书架上只有两种和朱先生有关的书，一是《故宫退食录》，上下两册，北京出版社出版，远比后来故宫出版社那个版本要好，书前附有一些朱先生的照片和书画、摄影作品。另一本是《文博名家画传·朱家溍》，这个系列我最早只买了王世襄和朱家溍这两卷，王先生的《锦灰堆》也差不多是同时期买的。这是我上高中时课余最喜欢看的书。那段时间河北教育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邓云乡集，我在书店碰到就买。《宜南秉烛谭》里有一篇《皇上过年》，开头邓先生写道：

看电视放映北京故宫博物院朱家溍先生谈北京过年、宫中过年的节目十分有趣。前年秋天回京，年轻朋友去拜访朱老，我在住处休息未去，后来临回沪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雅集，请了北京各位老夫子，也有朱老。一别又已一年半多了，这次在电视上看朱老的家，古老的四合院北屋，挂着红灯笼，为了拍电视，还特地设在室中一角，摆了古书，挂了古老的中堂、对联……

蓦地一惊，这说的可能就是记忆中那段影像，可网上一直找不到全片，现在短视频那么多，哪怕是小片段也没见人引用过，至今无法印证。

今年是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年，朱家后人及朱先生生前友好在北京正乙祠戏楼举办家祭并纪念活动。赵珩先生在会上讲了一段话，后来在微信聊天时，发了些照片给我。我发现活动现场大屏幕上有些镜头好像似曾相识，遂贸然请教朱传荣老师，得到赐覆并收到完整视频。终于在时隔近三十年之后重温了这段影片。这是一九九七年春节期间拍摄的，可能是中央电视台的某个节目，片子题目叫“京华岁时记”，时长二十八分钟。

影片开头朱先生在子女的帮助下布置小屋一角，拍摄时正悬挂张仁黼楷书七言联，联文曰：“明远赋情何婉丽，昌黎诗格最轮囷”。张仁黼字劭予，是朱先生的外祖父。朱先生说“没准还是用原来的”，大概之前挂的是白纸对联，为了春节应景，特地换上红底的。这个位置在朱先生个人照片里出现过多次，中间镜框一直没动，旁边对联换过三副。有一副白底的是朱先生尊人朱翼庵写的“几净双勾摹古帖，麝香小啜试新醅”，另一个也是红对，宋锦裱边，照片角度上读不全联文，上联是“一门雍睦耄重庆”，下联是“□□莺花绣好春”。隐约看上款当是为朱先生结婚时写的喜联。作者沈兆奎，又名羹梅，是晚清名臣沈桂芬的侄孙，晚清时任职学部，解放后在上海文保会工作，素喜文史翰墨，收藏也丰富。在朱传荣老师《父亲的声音》中提到羹梅还是成就朱先生与夫人婚姻的关键人物。我最初看到羹梅这个名字，是在启功先生《溥心畲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里：

这一次游走在荷兰、比利时等地，切身感受到多雨的天气对这个地区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后来发现英格兰的气候也和这里差不多，都陷入北海季风走廊，属于英国人俗话说的“鸭子喜欢的天气”。

所以我们不但穿好不透水外套，还携上了从萨尔茨堡临时买来的雨披，以备不测风云。怎么说呢，其实在莫扎特故乡奥地利萨尔茨堡，就已经领教过阿尔卑斯山雨的脾气。那样阳光明媚的山山水水，一瞬间便被乌云笼罩，绝不像加州的雨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挤出几点怜悯的雨滴。这儿的雨有一种莫扎特音乐的流畅欢快，云到雨落，绝不拖泥带水。一趟电影《音乐之声》拍摄地的寻寻觅觅，我们早被淋成落汤鸡，临时买来了雨披才草草收场，让我们见识了音乐魔都除了温柔也有凶悍的一面。德国人常说那句老话：“没有坏天气，只有坏衣服。”

泛而言之，德国、奥地利的许多地区都多雨湿漉，可是荷兰和比利时更厉害。在德国你可以没早没晚地喝啤酒，黑啤、红啤、熏啤、汽水啤来解暑降热，到了荷兰，比利时就得喝薄荷柠檬茶或蜂蜜姜汁，为的是祛寒除湿。连荷兰的太阳也像是长了霉毛，平时很少露脸，偶尔从云后钻出，初让我一惊，噢，像是仍旧滴着水珠的餐盘沉甸甸地滑下地平线去。

当地人似乎很能适应这种气候变化，会作出迅速的反应和对策。某日我

特别是沈羹梅先生，那种安详周密的雅谈，辛亥前和辛亥后的掌故，不但有益于见闻知识，即细听那一段段的掌故，有头有尾，有分析有评论，就是一篇篇的好文章。可恨当时不会记录，现在回想，如果有录音机录下来，都是珍贵的史料档案。

每读至此，不胜神往。可惜沈先生的著作只有薄薄一本线装的《无梦斋遗稿》，我后来买到一册，张宗祥题签，铅字排印，里面不仅有给朱先生的父亲朱翼庵和大哥朱家济父子两人写的诗，还有给朱先生内兄况元方的诗，可见两家世交之深厚。

布置这个小环境，除了挂好对联，摆了一张靠背椅，还在旁边摆了兩排手高的线装书，另一边花架上摆了个盆景。这在朱先生的文章《我家的藏书》里也有描述：

现在“六唐人斋”已不存在，我自己取一斋号“蜗居”。书城已经筑不起来，一些残余有的装箱，有的入柜，尽可能挤在两间卧房兼客厅里。好在屋里没有转角沙发和组合柜等等成套新式家具。有一次电视台来拍摄我的生活镜头，摄影师进门第一句话：“噢，您这屋还保持着书香门第的风格！”其实我这“蜗居”可谓因陋就简。大概他指的就是屋里几件参差不齐的书架书箱，而外露部分又是线装书多于平装书。还有墙上挂镜框里装着父亲写的楹联和母亲画的画，隔扇横楣上挂着“宝囊斋”的小匾，几种物品汇合起来的环境，给他一个所谓“书香”的印象。

除夕晚上的家宴开始了，桌上备好酒菜，子女共同为老人祝颂，朱先生一边举杯，一边用京剧韵白答曰“生受你”。前面挂对联时朱先生一边解画带一边也念叨着锣鼓点子，这都很容易让人想起

朱先生的另一则轶事：一九五四年朱先生经历“三反”运动，从看守所回家时，在门口与夫人赵仲巽借用京剧《武家坡》中薛平贵与王宝钏的台词，互相开玩笑。朱先生还提到他为《天官赐福》改词的事。《故宫退食录》开篇有王世襄先生写的序言，结尾时说：

登台示范久已绝迹舞台的武戏《别母乱箭》和文戏《天官赐福》。很难想象年逾八旬的人还能这样乐此不疲，老当愈壮。我谨以后一出戏文中的两句吉祥语“百福骈臻”“寿算弥高”来为他祝福！

“百福骈臻，寿算弥高”这两句原是戏中老词。天官还有一句总的赐福，原词是“进爵一品，愿长生不老，公侯世代，福禄绵长”，被朱先生改作“中华一统，四海升平”，的确既有老味，又含新意，放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用，且不落俗套。

初一早上，朱先生先率子女去给三兄朱家源家拜年。朱家源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宋史专家。大家说笑一会，提到除夕夜里敲钟的事，影片里是有一段拍到大钟寺敲钟的镜头。我虽然在北京待过十几年，但是没在京城过春节，所以不知道后来或现在除夕夜里还能不能听到钟声。朱先生写过一篇很美的散文《什刹海梦忆》，里面提到他小时候听到的北京的钟声：

记得当时每天晚上听见鼓楼打鼓由慢而快的三通，据说是一百零八，但我没数过，只觉得有点像“击鼓骂曹”的“渔阳三挝”。打过鼓，停一会儿，又撞钟。夜里12点钟又一次。早晨天亮以前又一次。早晚两次我每天听得见，觉得很好听，又感觉很严肃，因为我常听见这样口气的话：“别闹了，该睡觉了，鼓楼都打鼓了。”夜里12点钟的鼓我很少听见，偶然正赶上，好像有点可怕，什么理由，说不出来。



荷兰“灰色画派”的代表作之一《池塘边的奶牛》(杰拉德·比尔德斯)

滑铁卢的云雨

王士跃

正在比利时的加油站加油，天空忽然乌云密集，没等油加满，暴风雨已经来到。这时就听身边轰隆一声开进一辆巨无霸卡车，只见司机跳下来，灵活地爬上车顶，飞快而娴熟地将车上的物资用帆布覆盖起来。在无常的天气面前，他们表现出了处变不惊的适应能力。

可是这种普通的比利时人应付裕如的雨天，却成了一位枭雄拿破仑一道人生过不去的门槛。1815年的6月18日拿破仑带领他的常胜大军挺进布鲁塞尔，在城郊滑铁卢一带欲与英、荷、普鲁士联军决一胜负。

用雨果的话说，拿破仑是“战场上的米开朗基罗”，是一位战绩辉煌的天才军事战略家。我在捷克旅游时也经过了奥斯特里茨古战场，那里至今仍传扬着当年拿破仑如何挥师东进，碾压奥俄帝国联军如草芥的神话。即便是来自邻国匈牙利的导游，讲起那段历史也好像说书一样有声有色，难掩对英雄的崇拜之情。拿破仑在那片辽阔和气候宜人的东欧平原创造了他的战神神话。

在滑铁卢则不然，这里的地理条件虽说平畴千里，视野开阔，很适合大军方阵对决的古战术，可是天况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这是拿破仑一生中最后一场豪赌，也是最冒险的一次军事行动。令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当他的天才计划正一步步完美实现之际，暴风雨的突袭扰乱了他的筹划。大军的行动受到了严重阻碍，法军所倚仗的战车辐重在那片表面宁静的丘陵与草原的泥沼中左右滞陷，慢过牛步，根本耽误了抢占阵地的良机。

《悲惨世界》有云：“多了几滴雨或少了几滴雨，对拿破仑就成了胜败存亡的关键。上天只需借几滴雨水便可使滑铁卢成为奥斯特里茨的末日，一片薄云违反了时令的风向穿过天空，便足使一个世界崩溃。”结合史家论述来综合判断，拿破仑最终兵败滑铁卢，绝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场意外的暴风雨。拿破仑是宿命论者，无论他平生如何能在战场上呼风唤雨，他心知肚明这次上帝执意不站在他这一边。

民国十三年，优待清皇室条件修改，首先取消了第一条“大清皇帝尊号仍存不废……”连带着“奎舆卫”当然就没有了。因而奎舆卫所派专司打鼓的旗鼓手也就失业了，从此北京的钟声不再响了。

拜完年回到书房，女儿铺纸、磨墨，朱先生趁着阳光洒满南窗，开笔书春，写几句吉祥话给晚辈。一条写“元亨利贞”，是《易经》里的话，一条写“福缘自造”，这句也是《天官赐福》里的戏词，从《千字文》里“祸因恶积福缘善庆”引申而来的。桌上摆着一方大砚，阔大近尺，曾在别的书里看到有一张从屋外拍的照片，能看到砚台的另一面。朱先生身穿红毛衣，正用此砚搽笔欲书，旁边的仿竹节青袖笔筒里插着几枝黄菊，好一派秋景。这方大砚在《介社堂藏书画器物目录》和《萧山朱氏藏砚选》里曾经著录，名为“陈白少藏端石砚”，注解说：此砚青花胭脂晕俱全，石质细腻，发墨无声，为端溪子石中之上品。雕作过枝初秋柿树，砚侧镌铭，款署“白沙”，俱楷书。题识：抱璞含章，是石非石。雾雨浮岚，紫云凝碧。翠欲流，清如拭，矜映钟英，不啻荆山璧。白沙。

朱先生的书桌上摆了两盆盛开的水仙，有个瓷盆里养着石头假山，蒙蒙茸茸像是长了青苔。外屋窗前除了盆景，还有一株芭蕉。记得有个采访里，王连起先生讲起他和朱家溍老先生相处的往事：王先生受朱老启发，一直将养盆景作为消遣。欲罢不能时，总想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把玩，因而一日在朱老面前发起感慨：“哪天没事儿我也卖盆景去得了！”朱老说：“好，到时候我给你讲宋、元、明、清的盆景儿历史，另外，让徐邦达把盆景儿画下来，再让启功作诗题赞。”影片快结束时，八十三岁的朱先生骑着自行车去故宫上班，到办公室来给他拜年的三位同事里，其中一位就是王连起先生。



苏北

周伯伯的酒

端午节回乡看母亲，住在县城的老屋，十分安静。邻里都是老城的平房，彼此连接，串门十分方便。一日，邻居周伯伯来访，说，小侄，我有一瓶四十年前的老酒，是瓶茅台，你给我看看。

周伯伯有三个孩子，他家老二是我同学，在我小的时候，会经常一起玩要。有年春节，我一直在他们家，到开饭了就同他们家人一起吃饭。我对周伯伯(我们叫张阿姨)充满了好感，她对子女的爱会延伸到我们这些她儿子的小伙伴身上。我有一个同学小锅子，母亲死得早，他父亲娶了续弦，后妈对小锅子很坏，动辄打骂，小锅子吃饭，筷子稍在荤菜里翻几下，后母伸手就是一筷子，打得小锅子眼泪在眼眶里直滚，也不敢吭声，张阿姨有时就偷偷留小锅子吃饭，把瘦肉多夹给他吃。我后来出去工作，只有节假日才能回来看父母，便与周伯伯一家接触少了，但我对他们一家的感情一点没有减少。

如今周伯伯和张阿姨都老了，他们都已经九十多岁。

周伯伯托我看看，我一定要看看的。午后，我正准备到周伯伯家去，门外却传来一阵脚步声，慢慢走到堂房门口停住了，没想到周伯伯和张阿姨自己来了。我赶紧招呼他们坐下。周伯伯和张阿姨都拄着拐杖，周伯伯穿着白色短袖衬衫，人清瘦清瘦，衣服给人的感觉是里面空空的。张阿姨长得小巧，可腰还是挺直的，显得精神，脸上气色也还好，笑眯眯的。周伯伯手里提个布袋，说，我给你带来了，你给看看。我接过来，小心从布袋里拿出个纸包，纸包里就是那瓶老酒。纸包也是当年的原件，黄色粗纸，可是年头太长了，已经有些破洞，颜色也从黄色变得更为深沉，有一大块已变成褐色，边角有些茶色和咖啡色的斑点。透过破洞处，可见茅台那玉白色的瓷瓶，瓶下露出一片红色标签，约可见“茅台酒厂出品”字样。最重要的是在酒瓶的下方写着几行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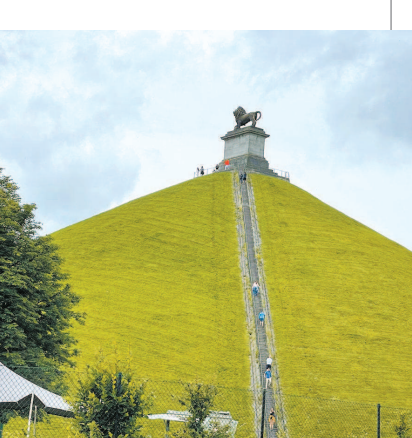
赠胡国铭先生。这是谷牧副总理给我的。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北村博昭

字似硬笔所书，字迹相当郑重。周伯伯问：谷牧副总理，你知道吧？我说，我当然知道啦。他又问，那，北村博昭呢？这个我就知道了。周伯伯拿过一把扇子，边摇边说，这个人可了不得。之后就轻言慢语聊了起来。

北村博昭是1942年出生于中国的，他的父亲北村义夫是煤矿工程师，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北村义夫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邀请，前往黑龙江鹤岗煤矿担任技术指导，1948年奉调辽宁抚顺矿务局。1953年燃料化学工业部颁发奖状奖金，表彰北村义夫在抚顺煤矿的突出贡献，北村义夫成为抚顺

不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阴郁气质，更摆脱不了头顶上那片乌云密布的天空！哪怕荷兰画家追随了意大利绘画大师们多年，回头来还是画故乡的灰色云天更加得心应手。这种特点后来的荷兰海牙画派(Hague School)表现得尤为突出，也因此被称作“灰色画派”(Gray School)。

说到绘画，英国浪漫派画家透纳也算是将北海阴郁脾气描绘得极为传神的大师。下雨的那天我在比利时通往荷兰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眨眼间暴风雨将天空染成了光怪陆离，树摇草晃，风烟弥漫，似有一股摧枯拉朽之势扫过，所有的汽车不约而同亮起了紧急灯，像是夜空闪烁着一片星星。这时，我又一次想到了透纳。



滑铁卢古战场狮丘纪念碑，王依菲摄

知名人士。北村博昭也在当地小学戴上了红领巾，人称“小北村”。1954年9月，北村义夫全家回到日本。1962年，北村义夫病重，弥留之际嘱托儿子“毋忘第二故乡抚顺，毋忘日中友谊”。

1965年，北村博昭进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工作。1971年他陪同日本大型经济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理见了代表团。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北村博昭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常驻北京代表。北村博昭自己说过，他曾548次往来日中之间，廖承志公12次与他面谈，邓小平阁下4次接见他。1979年北村博昭又出任日本亚洲交流协会理事长，为中日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伯伯把手中的扇子在椅子背上拍了拍，说：“所以谷牧副总理送给北村博昭的这瓶酒，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你说对不对？”

忽然一阵风，仿佛有了雨意。我家小院的石榴树疾速摇动起来，那喇叭似的花儿被吹落了几朵。已经爬到屋檐的一架凌霄也在风中抖动起来。张阿姨站起来说：“要下雨了，衣服还在院子里，赶紧走吧。”

周伯伯走后，我忽然想起，还没来得及问酒怎么到他手里的呢。

黄昏时，我也摇着一把折扇往周伯伯家去。周伯伯家在我家西南角，需要走过一丛树篱，从一处长了两棵乌桕树的越塘边过，越塘的花墙上爬满了蔷薇，花期已经过了，夕阳下许多枯黄的花头藏于密密的叶子之间。

周伯伯家的这个院落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熟悉的，几间房的式样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走进他家的那个小院，墙角的一丛天竺长得很旺，几个大花盆里，种了薹丹月季，开着鲜艳的大花。周伯伯和张阿姨站在院中，他们俩的眼镜映着亮光，因为他们正和夕阳的余晖相对。周伯伯说，屋里坐，外面热。

进到屋里，我问：“我刚才忘了问了。酒的受赠人胡国铭是谁？”

周伯伯说：“他是省外贸的。”

“那又怎么转赠到你的手上？”

“胡国铭得到酒后，在他父亲生日时给了父亲。他父亲是我的老朋友。过去困难时期，我给他不少帮助，特别是有一年我们在乡下搞社教，他深夜突发急病，我硬是背着他送到县医院，捡回了一条命。他出于感激，就把酒转赠给了我。我很珍惜，一直收藏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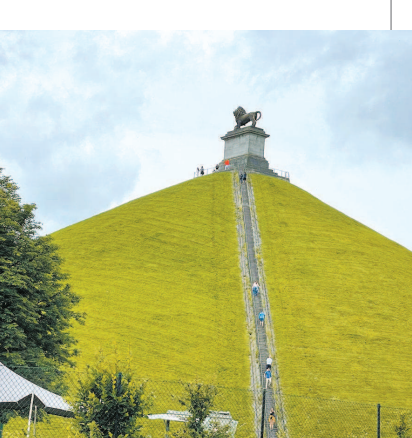
“这个酒，几十年来，几次差点打开喝掉……孩子结婚，闺女出嫁，我们过八十大寿、九十大寿，子女们都有提议，我是坚决不舍得……这瓶酒哪，它不仅仅是一瓶酒了，也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份友谊，它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见证哪。”

我说：“有人愿意高价收藏，你卖不卖？”

“不卖。”

夕阳落下了。窗外的屋顶被映照得一片深黄，特别明亮。也打在院中那几盆薹丹月季上，仿佛给花瓣镀了一层金。

2024年6月25日



滑铁卢古战场狮丘纪念碑，王依菲摄

笔会